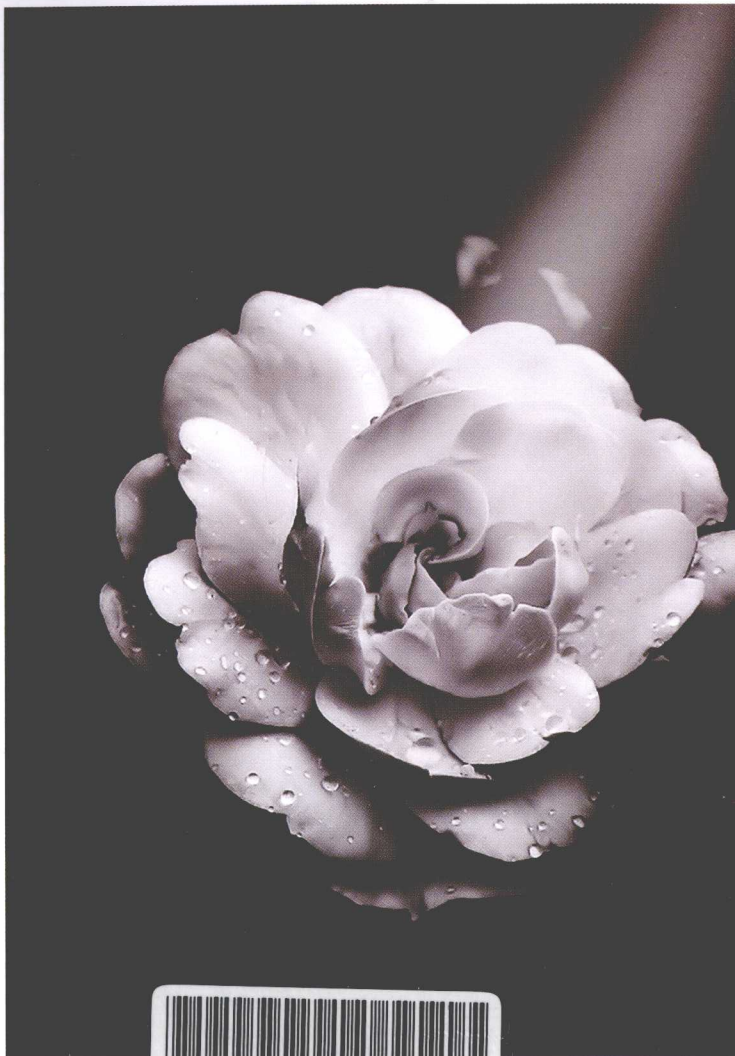


白昼昙花

张秋寒 著

在火光中热身，
相爱，
互相抛弃。



NLIC2970863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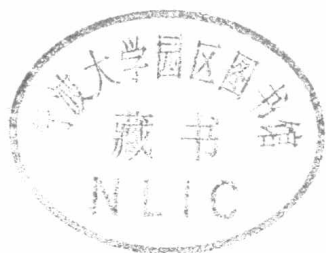
《南风》《花溪》杂志 富有才情作者
凤凰雪漫 力推青春文学新偶像
张秋寒 首部长篇巨献

这又是一个夏季的拂晓/南方的天空是潮湿清淡的琉璃蓝
有一点疏朗的云缕遥遥点缀着长天
又有白鸟结伴飞上层楼/并排迎接不久后的破晓
那时/他们也是在这样一个暧昧的时段里告别
再回首/一片烟波茫茫/来路早已不见

译林出版社

白
昼
昙
花

张秋寒
著



NLIC297086374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昼昙花 / 张秋寒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47-3497-4

I. ①白…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3572号

书 名 白昼昙花

作 者 张秋寒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连若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3497-4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白昼昙花

张秋寒 著

在火光中热身，
相爱，
互相抛弃。



NLIC2970863746

《南风》《花溪》杂志 富有才情作者
凤凰雪漫 力推青春文学新偶像
张秋寒 首部长篇巨献

这又是一个夏季的拂晓/南方的天空是潮湿清淡的琉璃蓝
有一点疏朗的云缕遥遥点缀着长天
又有白鸟结伴飞上层楼/并排迎接不久后的破晓
那时/他们也是在这样一个暧昧的时段里告别
再回首/一片烟波茫茫/来路早已不见

译林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INC.

一段是年少倾心任性决断繁盛人间再续前缘终分飞。
一段是戏内情深戏外痴迷一世执念生死相随空嗟叹。
一段是纯真初爱不敌七年之痒山盟海誓苦守十八年。
直到最后才发现，爱恋原来如此艰难。



上架建议：畅销|青春文学

ISBN 978-7-5447-3497-4



9 787544 734974 >

定价：28.00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人们终其一生都不能事事皆如愿。

当黑暗中出现一点火苗，哪怕微弱，也要坚定地趋光。

除此之外，不能选择。

壹

永晏就站在她面前，他们都说不出话来。

戈瑶有些不大相信，下意识地还想用手去摸他的脸，但到底是忍住了。确定眼前这个人是永晏之后，她为自己刚才荒唐的想法找到了一点可以用于自我安慰的托词——此前的数年岁月里，她是假想过若干次与永晏重逢的场景的。

也许是在地铁站阑珊的灯影里，险些擦肩而过，却又鬼使神差地双双后退两步，在浑浊的空气和稀疏的乘客中朦胧相认。迟滞良久，互相问候一句——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也许是某个盛大的节日里在超级市场不期而遇。远远看到彼此的身形，就拼命推开减价热潮中的拥挤人群，怕转身再次错过，倘若那仅剩的零星半点青春年华也要不翼而飞了。

也许是一年清明，他们都回到故乡河婴祭扫，又不约而同重游伤心地，站在卿河大堤上看这一年春至潮来，河水水位抬高，淹没两岸

春草。一回头，故人就站在不远处，悲喜参半，又不能太形于色。

人的想象总是力臻完美，愿情事的皮相璀璨华美，让人留恋。但这想象终是漂浮着的虚妄，落到实处不见得动人。

永晏好像被她横在门前良久的架势吓到了，说：“不请我进去坐坐？”他有些似笑非笑的，表情里面还长着表情，是很晦涩的样子。

戈瑶还没洗澡。为学校的工作交接忙碌了一日后，她的脸上呈现出浓重的倦容。旧日的刘海预备养长，但养到如今，却是尴尬的尺寸——既无法收进发髻，又不能垂在前额，就湿答答地和着汗液贴在皮肤上。锁骨处被蚊虫叮咬，留下搔痒后的大块红斑。家旁的纯棉白色T恤洗后缩水，有些显小，胸罩的轮廓都被含混地勾勒出来。

永晏却还是老样子，一点也不显岁数。一排浓密的睫毛在玄关顶灯的笼罩下投射出阴影，寂静地覆盖着眼睛，眼神就显得绰约模糊了。

戈瑶在这突如其来的再度会晤中有过几秒钟的失神。没有想任何事情，大脑只是一片空白，好像记忆都被掠夺。

等到回过神来，她方才慢慢地侧过身，给他让出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声音轻轻细细的：“你先进去坐。我去下洗手间。”

她凶狠地洗了一回脸，用细齿的象牙簪子工整地笼了一遍头发，在脖颈和腋下处用了淡淡的铃兰香水。最后转着圈，全方位地反复照了照镜子，以求确认无误。可她在这似幻似真的镜像中又产生了额外的疑惑。她突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整顿容颜来取悦于他。

透过盥洗室与客厅间的磨砂玻璃推拉门，戈瑶能听到永晏接着饭局上的话头和同样久违了多年的何小菱热络地闲聊着——

“几年不见，你这酒量真是不得了。要是再上两瓶，大伙分分，

估计照样能喝掉。”

“你是女中豪杰，我赶不上。”

“做学生的时候，是谁说的——家里老头子四面八方忙应酬整天泡在酒缸里，再传代也绝对不继承这劣性。”

“那是少年时了。哈哈。”

.....

戈瑶又把头发拨弄回原来的样子。拼命用湿毛巾擦拭脖颈和腋下，企图消灭遮瑕的痕迹，暴露出一个日常的自己。她无法想象昔年的固执居然无声无息地窖藏至今，启封后仍旧完好如初，更无法想象过了这么多年，她对自己的爱和宠溺似乎已经远胜于对他。

她推门出来的时候，牌桌已经摆开了。茶也都沏好了，置于桌角四周。

“戈瑶，来，坐。”

何小菱总是有这样的姿态和气场，一贯能轻而易举地反客为主，任何地方都能被她收入麾下，变作自己的地盘。而实际上，她也只不过在戈瑶这里待了二十几个小时而已。戈瑶是在前天的深夜接到何小菱电话的：“你现在住哪？临时决定明天要去苏城，我去找你。”

“澜光公寓二单元二零一。”

隔天傍晚，何小菱就和夏凯如约到来。他们来苏城做生意跑业务，大约要借她这里住上半个月。戈瑶心里不大愿意，因为她已经是这里的一个附件，附件还带来自己的附件，这怎么说也是不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又不太好开口拒绝，因为依照何小菱的性子，戈瑶把她当成外人，她是要伤心生气的。

何小菱说：“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了？我感觉都好久了。”她手

里夹着日本产的细枝香烟，青雾袅袅盘旋，在她们之间形成一道若有若无的屏障。戈瑶低垂着眼帘，回忆了一下说：“好像，有大半年了吧。去年冬天崔莉莉结婚，我们一起在河婴吃的饭。”她斜觑了一眼夏凯。他正在把行李陆陆续续地移到客房里去。

“夏老板生意怎么样？”

“难为你恭维他，倒爷罢了。”

前些时候，何小菱要来找她的，后来因为家里老人身子不大好，要服侍，就耽搁了。戈瑶想了起来，就问：“外公身体完全康复了？”

“年纪大的，哪里指望能无病一身轻。”何小菱弹了弹烟灰又说，“现在，你被姓谭的金屋藏娇，不会还想着永晏吧？”

“不用你烦这个神。”戈瑶说着就扭过头去。饭厅的窗子开着，细纱的窗帘在晚风里飘飘招招，远处有暮归的鸟群。附近的菜场活跃了一整天后渐渐归于平静，但好像还是有一些细细密密的议价声在缭绕。夕照一重深似一重地笼罩下来。黄昏时分，窗外的人世总像一幅安宁的油画。其实后来何小菱一直在说话，像没关好的水龙头一样滴滴答答的。戈瑶也随着搭了一些话，但具体说了什么，她都记不得了。

她的脑海里只有何小菱的那句话在悠悠地回旋——不会还想着永晏吧。就像一滴墨汁落入清水，一下子溃散开来。她收敛了这么多年的心被活活地搅乱。她想，这也是怪自己啊。

何小菱说：“戈瑶，你有在听？”

她懒懒地答应了一声，又不说话了。

戈瑶记得那年，就是毕业后和永晏分别的那年夏天，雨水多得出

奇。好像属于夏天的其他标签都消失了，只剩下雨水。

一夜的大雨下到拂晓就渐渐停住了。东方有了一点清朗的曙光，大地湿漉迷离。永晏很早就在她家的巷口等她，手里拿着伞，伞面上还有雨水簌簌地滑落，溅起水洼里微小的涟漪。

戈瑶也是很早就醒了的，自然不光是因为旺盛的雨水扰人酣眠。她在睡裙外面穿了一件旧衬衫，头发散散地绾着，脚上是塑料夹趾拖鞋。这一个夏天里，她邈邈了很多，不愿照顾自己似的。但永晏宽慰不了她，她一向是个倔强的人。他来安慰她，尽管她心里会存着感激，但是嘴上会说她啰嗦。

她说：“走吧，现在去哪？”

永晏也不知道。他们就一路向北走，沉默而迅疾地走到河婴的郊区。远处是葱茏的林场和稻田，再远处是迂回的高速。

天一点一点地明亮起来，好像天地之间有一只巨大的旋钮开关被暗处的手缓缓拧开，电流涌入世间，天就大亮了。戈瑶在这由暗到明的过程中产生恍惚的错觉，仿佛浑浑噩噩地做了一场大梦，也像电影放映，流水一样划过她和永晏在旧日里相处的一些场景。

但梦到如今将醒，放映也会终场，一切都不能再模棱两可地继续下去。

她哭了出来。这是高考放榜后她第一次在他面前掉眼泪。永晏没有劝止，把她搂在怀里。戈瑶记得自己哭了很久，一直到太阳完完全全地升起来，烈焰一样的强光炙烤着他们的皮肤，她才推开他，用手背粗略胡乱地揩去眼泪。“就这样吧，不要找我了。”

她要往回走的时候，永晏狠狠地拉住了她。他焦急伤心，手就没了轻重，以至于弄疼了她。“我什么都不说了。我要先走，去顾城安

顿下来，能早点给你一个稳定的联系方式。”

这就是那一年夏天，永晏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这句话隔着这么多年的时光，离她最近，戈瑶也就记得格外清楚，好像手一伸，就能摸到它的棱角，它的语调。

后来，永晏离开河婴，北上顾城，并没有知会她。戈瑶不懂这代表什么，但潜意识里一直在极力地安慰自己，可惜并不管用。暮色四合的时候，她就坐在家里的院墙上，看西天滚滚的火烧云，朱砂色的霞光浴着身体，犹如暗房里的一张胶片；又或者与邻居家墙头上的花猫长久地聚精会神地对视，好像可以读懂它无声的语言；不停地拍打小腿上吸血的蚊虫，一抹血迹就在手心里渐渐干涸。没有食欲，吃一点水果就感到胃胀，缩减到最后，一日只吃一餐。她母亲忧心忡忡，没有自信能帮助她在去苏城上大学前调理好身体。

开学后的第二天戈瑶接到母亲的电话。是永晏打电话到家里，留了他在顾城的新号码。母亲要报给她，让她拿纸笔。戈瑶轻轻说了一声不用了，然后就匆匆挂断。

苏城一度让戈瑶无法适应。她生在河婴那样的小县城，自由自在地长了十几年，苏城熙攘又阴暗冷漠，让她压抑。因为对现实不满，就长时间沉浸于怀念。但是梦境之中频繁出现的依然是高考的事。想来欢愉稍纵即逝，心中长存的只有痛苦。

永晏当时卡在查分热线最早开通的时段拨通了电话，他顺利考上顾城的知名大学。他们在高考前计划了无数次，要双双考到顾城去。那里是北方的大都会，一直是求学和工作的好地方。

少年时期的恋爱都是地下的游击战。不被看好，不被认同，没什么人愿意相信这些如胶似漆的少男少女会在日后修成正果。但她和永

晏的恋爱关系一直隐藏得很好，从不在人前过分热络亲密。放学的时候也都是分开走。戈瑶一直认为自己和永晏在同龄人中属于心智更成熟的那个层次，不愿意张扬自己的感情，一来不屑，认为没有必要；二来，也是为日后提早筹谋。可是毕业前一年的圣诞，他们一时疏于防守，关系微微浮出。

那是在硝烟弥漫的高三，大家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行进到虎口要塞，本不该过分庆祝，但得蒙校方垂怜，破例允许各班稍作娱乐，劳逸结合。密封的教室里浸淫着零食和瓜果残留的气味、节日搞怪喷枪发射出的化学制剂的气味以及人群本身的气味。玻璃上蒙了厚厚的一层水雾。戈瑶觉得有些头晕，就悄悄离开，走出门去。

永晏也跟了出来。

广场上是一片白皑皑的积雪，在月色里显得虚幻飘渺，让人仿佛置身广寒宫阙。他们就并肩在雪地里行走，身后的欢声笑语和万家灯火渐渐远去。

积雪干燥，踩上去有清晰的雪粒摩擦的声音。永晏的手掌宽阔温暖，几乎可以完整地包住她的手。戈瑶一时停下脚步，痴痴地看着他。永晏捏捏她的鼻头，它被冻成了一只樱桃番茄。戈瑶突然单脚立在雪地里，站不稳的样子。“雪好像卷到裤腿里了，鞋子都湿了。”

永晏让她站稳，帮她脱掉鞋子，垫上手帕。永晏一直保留着用手帕的习惯，他说这是他母亲帮他培养起来的。那些手帕大多是简单干净的蓝白方格，工整清洁，和他这个人一样。

戈瑶站不大稳，扶着永晏的肩膀找平衡。她不敢使劲，身子还是摇摇晃晃的，像草尖上的一颗露水。永晏说好了，她就站直了跺了跺脚，寻找最舒适的感觉。其实并不舒服，但她心里头欢喜，脚踝甚至

可以感受到手帕的温度。

后来他们一前一后返回教室。戈瑶在途中被班主任叫住，并让她把永晏也喊过来。

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其他老师都已经回家，或是在教室里与同学们一起娱乐。

班主任说：“坐吧，我就是喊你们过来聊聊天。”戈瑶和永晏对视一眼，于是自觉地分坐在办公桌的前后位置。

“怎么样，班上玩得还尽兴？”老师给他们拿了一次性纸杯，倒了水。他们知道这是班里的优等生才有的待遇，但仍然都只是点点头，不做声。

“在学校规章制度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我可以给你们最松弛的限度。就像圣诞晚会，你们可以尽情地放松。但是有一些规矩始终还是要遵守的，不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你们都是好孩子，很聪明，我不必说得太多，你们都明白。”

永晏后来先回班上去。戈瑶一个人留了下来，踌躇了一会，最后还是向老师坦露了实情：“我和他计划好了，要一起考到顾城去。”

这话她自我感觉很有分量，却被老师仓促地打断：“我从教二十年，最起码听过十几对学生这么说过。这话耳熟但不成熟，不像是从你们这种品学兼优的学生嘴里说出来的。”

班主任的态度和何小菱如出一辙。何小菱是同学，也是闺蜜，这话戈瑶也对她说过。伏案午睡中慵懒的何小菱闻言后突然作答，吓了戈瑶一大跳：“你是在做梦吧，戈瑶。不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即使目标达成又怎么样。到了外面的世界，你就不再是你，他也就不再是他了。”所以，有何小菱的冷嘲在前，戈瑶对班主任的热讽也就并

不在意。

次年的盛夏是他们的舞台。他们隆重登场，是河婴小城里当仁不让的主角。

永晏顺利考取顾城理工大学的消息传来时，戈瑶还在一遍一遍地拨打着查询电话——忙音、占线、等待、稍后再拨。母亲衔着一根烟，在屋里沿着踢脚线打扫着卫生。母亲对她的学业从来没有太高的要求，只希望她以后嫁得好。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对她说的话无非就那么几句：“以后要嫁个好人，别像我这样。”

而她最终败北，只能落脚在省会苏城的二流师范。

永晏一遍一遍地给她打电话。戈瑶就按下免提，把它放到一边。永晏那头的声音断续传来：“我不去了，我留在家里复读，明年去苏城陪你。戈瑶，戈瑶，你答应我一声。”

阴霾中的盛夏午后危机四伏。蜻蜓在超低的气压下纷乱地飞行，有时会笃笃地撞上窗子，似乎想闯进屋里来。远处的云层里有暗暗作响的闷雷彼此碰撞，是一场大雨的前兆。楼上的人家开始收衣服，衣架和晾衣杆之间发出溜溜的摩擦之声。雨水倾盆而下的时候，河婴小城如同进入了黑夜。戈瑶抱膝坐在床上，闭着眼睛。她能清楚地听到高树枝丫在大风中喇喇啦啦彼此扭打的声音，还有硕大的雨点像弹丸一样噼啪噼啪猛烈敲击窗棂的声音。

母亲去上班了。房间里的光影忽明忽灭，像静水流深，又像无边无际的玄秘海域。

她是不可能耽误他的，这一点戈瑶了然于心。她找不到一个理由让他为她损失些什么，尤其是学业这样重要的事。光一个爱字负荷不起。也许，如果考上顾城的是她，名落孙山的是永晏，她也同样愿意

为他牺牲，可到底还是她不争气。

尽管一切都是永晏自愿，但她万万不能。

母亲带她回老家探望外婆，权当散心。

外婆独居在河婴县城下面的白螺镇。她们到达时，外婆正在昏暗的屋子里借着天窗渗下的一束光线做着织补，看见她们来了，就去刷锅生火，给她们烧糖水喝。厨房的砖墙上贴着旧时的画报。有眉长入鬓的沪上淑媛，也有粉扑扑的孩子。正中间的那张照片是外婆与外公的合影，端正地嵌在相框里。外婆穿着一件无袖及膝的旗袍，梳着大大的翻翘，笑容大方，仪态清美。

母亲开始用方言和外婆说一些细密琐碎的话，并把外婆没有完成的针黹顺手拿起来做。

戈瑶慢慢地上了楼去。古老的木楼梯不堪负重，在暗沉的光线中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墙脚一片潮湿斑驳，是年年作祟的梅雨荡涤摩挲遗留下的痕迹。她拱着身子弯腰走进阁楼，小心翼翼地在里面周旋，生怕磕碰到什么要紧物件。最后走到露台上，日光强盛，天风浩荡，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

隔壁运营旅馆的人家在露台上晾晒了床单。一条一条浆洗干净的白布床单在风中翻飞，反射着炫目的日光。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孩坐在边上看书，衣服上有草木枝叶渍染过的翠绿痕迹。

戈瑶在脑海中过滤着一些童年时的情景，最后用小心翼翼的口吻喊他：“长生？”

长生闻声抬起头来，丹凤眼细细长长地在阳光中忽闪忽闪，如同一双蝶翼。他也在回忆。